



四書輯疏

論語二

七

132  
2796  
30-8



門 012  
號 2796  
卷 30-8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七

後學會津安聚著

八佾第三

九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佾音逸○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陳定宇曰舞之

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

胡桐原曰本杜預注文陳定宇曰天子八八六十四

人諸侯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十六人士二二則四

人也蔡虛齋曰人數以直或曰每佾八人胡桐原曰

者言佾數以橫列者言或曰每佾八人疏所引服

虔之說也陳定宇曰六佾六八四十八人四佾三十

二人二佾十六人或問有謂通以八人為佾者朱子

四書貫流 卷七 論語 八佾



曰是不可考矣然以理義求之舞未詳孰是季氏以

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

則何事不可忍為陳定宇曰此言季氏之敢忍趙格

也蔡虛齋曰季氏乃以大夫上僭天子之八佾以舞

於家廟之庭其忍於無君一至於此更何事不忍為

謂凡適己自便而未甚踰於大閑則下欺公而得苟

免於刑憲者皆將無所不為矣此說以是忍為者為

重謝說以孰不可忍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

者為重非正意也 皇疏說陳定宇曰此言孔子之不可容忍趙格

庵曰容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君其忍之是也 ○范

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色界以兩而已故兩

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陳定宇曰自八殺其兩而

卑降殺之間只是以兩而已非有甚相遠故不容毫

髮之僭差也蔡虛齋曰差只是紊也承僭字為一類

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只言僭

罪大也非主後說程林隱曰范氏專論僭舞而疎忍

字之義謝氏專論忍字而略僭舞之說故集註以次

取之 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上不

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

不為乎已是忍心僭竊弑父與君亦勢之所至也不

然正可 兼用

註異 李岱雲曰季氏八佾舞於庭此句是記者紀事

謂是私議是指舞八佾大事孰就小於八佾者言今

按審鵠兼重於是者非聖人口氣但謂季氏耳不

必謂是平 子足桓子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

家之堂

徹直列反相去聲○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

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收斂也俎以

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

助也辟公諸侯也陳定字曰助穆穆深遠之意天子

之容也吳蘇右曰天子敬德之容則穆穆然此雍詩

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

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金仁山

堂也上文庭亦是廟庭蓋廟制室外為堂堂前為庭

祭虛齋曰詩詞如此亦何取於三家之堂亦有辟公

之相助乎亦有天子之穆穆乎既○程子曰周公之

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去聲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

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

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真西山曰

本分當為之事非過外也今按王介甫謂周公能為

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可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

故程子云云天子禮樂指郊禘而言三家見慣魯用

天子禮樂故亦倣而用之故曰因襲之弊使魯不曾

用天子之禮樂三家雖強僭安敢用之故程子追答

賜受皆非且下遂使二字所以推原其本也之字指

八佾雍徹又按成王賜伯禽受程子

據禮記而言後人引呂覽駁之非

註翼使三家自思真覺無謂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



更不知那實處依此胡說勝諸說可見實體指心之敬哀之類也對繁文末節而言故謂之本本作大本看固非作本始看亦非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蔡虛齋曰集註上云此是說夫子所以大之下文云蓋得其本云云此是正說其問之大處朱子曰禮之全體兼文質本末言之陸稼書曰禮之全體體字非體用之體胡雲峰曰須看在其中三字得禮之本則雖不便是禮之全體而全體在其中矣

註翼 胡期僊曰大哉贊詞李岱雲曰這大哉一嘆不指禮之本說正指有關當時之風尚人心說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去聲 ○易治也 孟子曰盡心上篇易其田疇在喪禮則

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當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

哀而文不足耳朱子曰易只是習得來熟似歡喜去

忍底意思蔡虛齋曰節文習熟謂其節文之習熟也陳定宇曰怛悲慘也中村氏曰易以文言戚雖一於哀亦非全無文但不足耳今按哀禮貴得中奢易則痛慘怛及一於哀之哀俱以心言禮貴得中奢易則

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

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許白雲曰禮貴得中

而下四句為此章之主夫子以儉戚答其本而禮之中乃在奢儉易戚之外須看與其寧三字是聖人正意陳定宇曰中者無過不及也未合禮謂未合禮之中中村氏曰以下三禮字皆兼吉凶說張南軒曰儉與戚其實則存奢則遠於實易則亡其實陸稼書曰不及而質質字以質朴說今按質乃禮之本也此句

非謂質便是本謂質則猶不失本也夫子答其本以  
儉戚者非指儉戚為本欲就儉戚上悟出來吳孫  
右說 ○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

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  
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  
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  
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

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許白雲曰范氏祭喪兩節

言也抑揚之意正與此章相類故取以為說彼言喪  
禮在上此順經文故易置先後中村氏曰四禮字皆  
以文言李岱雲曰敬字自當不得儉字禮不足便舍  
儉意敬字却在儉字之先細看哀字與戚字亦有列  
哀是指他心裏哀傷戚是哀形於外顏色慘戚故內  
註不但曰一於哀而曰文不足范氏禮不足而哀有

餘却是以有餘字含戚意哀字亦在戚字之先矣儉  
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二句亦要好看質是已有形  
質正切儉說若戚者心之誠却是心之誠之所形若  
但道心中之誠則未有形質與內註先有質而後有  
文質乃禮之本亦不相合今按反本之本字指敬哀  
兩文字指繁文物字兼事看故為禮之本句欠曲折  
須意會程林隱曰范氏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汗  
之說是發明寧字之義

反尊而抔音蒲飲為之簋音甫籩豆壘音雷爵之飾  
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

如為之衰音麻哭踊音勇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  
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

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許白雲曰楊氏取禮運汗尊  
謂鑿地汗下以為尊抔飲謂以手掬而飲也今按禮  
始諸飲食故汗尊而抔飲此句說禮主於飲食而舍不

可無文意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此句說不可無節而舍喪主於哀意文節二字互文兩本字是本原非本始也蓋園器盛黍稷簋方器盛稻粱籩竹豆木豆薦菹醢醢酒尊爵飲器皆禮器也徑情而直行謂徑肆已情而直行之類麻經帶也哭之發聲踊也程同斬衰齊衰之類麻經帶也哭之發聲踊也程林隱曰楊氏說是推明本字之義陳定宇曰集註內七句精密至矣范揚二條朱子采之以助發明耳

**註翼** 蔡虛齋曰林汝問禮之本此禮字兼吉凶言禮與其奢也寧儉此禮字對喪字則只是吉禮也中村氏曰儉奢以事言易以文言感以心之發於非者言儉儉約也非織齋翼註曰寧字矯常情之詞非不得已而姑取之詞李穀侯曰儉蓋近於本者也今按撮言謂儉戚非本由此悟本之說非引解謂儉戚明指禮之本說俱誤姚承庵曰禮之本安在此心之誠慤是也夫子非不欲一口吐出但世衰文盛趨不誠慤為之而禮其亡矣所以將奢儉相形使人披枝見根佐案曰人心一念之忠信未可名之為文質而文質緣是以生此禮之本也林次崖曰林故此問勝

棘子成若子質而已矣則遺其末此文為意蓋曰本則足以該末若質而已矣則遺其末此林故所以見大於聖人而子成見非於子貢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上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去聲也李岱雲曰玩程

字說謂不似我諸夏反無君長陳新安今居中國去人倫反夷狄之不如此如字說煞了胡期僊曰諸夏

指中國言諸是象夏是大以其

○尹氏曰孔子傷時

之亂而歎之也無非實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蔡虛齋曰尹氏之說專責在上者不能盡其道不可引以為孔子正意朱子曰只是一意亦一時之言集

註自分曉李岱雲曰是推說



**註翼** 陸稼書曰傷中國而借夷狄以甚之詞有君

謂其臣知有君也亡者視有若無胡斐才曰語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旅祭名倪仲弘曰祭山曰旅書泰

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中國山川季氏祭之僭

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魯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

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語氣猶言孰

神不享林放者乎以明泰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

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林次崖曰泰山既如林放則

季氏之祭必不享其祭為無

益可以止矣林放尚知繁文之非禮冉有乃不能救

僭祭之非也亦可以厚愧矣今按夫子以林放配泰

山說者以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范氏曰冉

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

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

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

誨之道也冉有從季氏非謂為季氏臣也謂無能改

讀俱屬聖人字泛冉有季氏皆

在其中今按許白雲說不可用

**註翼** 盧未人曰旅是將旅意已決而事未行惟未行

救中村氏曰謂字泛說非季氏冉有謂之如此胡期

僂曰泰山指神言翼註曰要尊泰山不可抑林放今

似也

四書章句 卷一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飲去聲○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

堂也許白雲曰射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也顧麟士

曰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陳定宇曰耦對射者許白雲曰天子八畿內諸侯四畿外諸侯六大夫三祭

齋曰士不知幾耦今按進謂司射作射耦同出次而將升堂也推手曰揖廬未人曰揖耦揖也蔡虛齋曰

相揖者相讓也○耦本位階之東南隅出次則西面揖一也當階則北面揖二也及階復揖三也又按

射字兼三射註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特以大射明之

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音置立飲也射畢揖降者耦而立于於物以射各發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也勝者乃揖不勝者升者衆耦升射皆如上儀畢司射

命設豐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解酌奠於上勝者揖不勝者如始升射勝者先升堂也升字兼兩人取解立飲者謂不勝者坐取解立飲也

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輔潛庵曰恭主容遜主事爭則恭遜之反也陳定宇曰射則皆欲中鵠以取勝是不免有爭

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雍容和緩之意陳定宇曰非若小人尚氣角力之爭也輔潛庵曰以是觀之則信乎君子之真無所爭矣

詩翼謂之必也射乎言惟獨於射有爭也今按必也強求之詞吳蘇右曰升下飲三層俱以揖讓貫○其爭也君子語意與夫子求之也相似不是說君子之爭正是說君子之無爭益易爭之地而猶若此其無所爭益見矣胡期僊曰飲飲射不中者又按爭字是民生利害學術異同之類一無所是非可否之謂又

四書章句 卷一  
論語 八佾

按君子恭遜故其爭也君子非謂但揖讓而升下而飲便是君子岱雲之辨似不在此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倩七練反盼普覓反絢呼縣反○此逸詩也朱子曰不知是

何詩若以為今碩人詩則章句全倩好口輔也好美且此一句最有理亦不應刪去

定字曰口輔面頰也易盼目黑白分也蔡虛齋曰目成其輔左傳輔車相依

明素粉地畫之質也粉畫粉也本草所謂白堊也畫衣之繪也質地也

色畫之飾也華采之物藍丹砂粉墨之類是也

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盧未

是說逸詩本旨許白雲曰詩意上二句賦體下一句比體謂女人有倩盼好質然後加服飾之盛方成其美素比倩盼之質絢比加服飾之意只在第三句內不足集註添此一層說今按李氏說謬

子夏

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其字指詩子夏之意以為素非可以為飾者而

詩人之語似言以素為飾故疑而問之而詩人之意本非然也故曰反謂王觀濤說不可從

**註翼**呂晚村曰子夏只讀錯一為字詩人為字上微

以為三字一滾下去為字讀得輕便認即素為絢此所以起問也李岱雲曰子夏此時只是疑素不可

當絢耳未便有重素之意到聞夫子繪事後素之解方悟禮後一層引一層逐漸看去尤有味王觀濤謂

子夏何謂之問正見大素所當獨存絢飾所不必尚預探下禮後一悟不但此處添多下禮後句亦覺無

力此看書穿鑿之病蔡虛齋曰倩兮謂倩如也與瑟兮個兮同

子曰繪事後素

繪胡對反○繪事繪畫之事也以五采成畫也如畫

服旌旗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

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

加文飾申解逸詩之意謂

註翼蔡虛齋曰此一句是夫子直解素以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陳定宇曰此禮字以儀文之質猶繪

事必以粉素為先解禮後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

我之志意志意是聖人胸中所包藏底道理起發是

時未思量到禮後乎處而子夏首謝氏曰子貢因論

學而知詩見學而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

詩輔潛庵曰子貢因論好禮與樂之學而知切磋琢

詩而知人之學禮當以質為先故皆可與言詩也今  
按存疑謂子貢因論學而知詩一句稍不切不必然  
蔡虛齋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  
皆謂有得於詩詞外之意也陸稼書曰即小而明大  
即此而得彼即偏而得全皆是可與處此與子貢亦  
不必分別但子貢是從穎悟得來子夏是從學力得  
來

○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中村氏曰

句出禮器孔穎達曰舉此二物喻忠信之人可得學

禮今按受容納也和調也此字指禮運所言言禮運

之言則繪事後素中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

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

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禮後之旨夫子言中所包藏

者故曰得之言意之表倪仲弘曰學記曰能教者使

人繼其志謂師能教以引其端使弟子繼師之志而

也開悟若夫音扶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

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音上之義也朱子曰為猶治也

倪仲弘曰學記云教學相長也謂教者與學者交相

長益音今按猶言所謂起予者則亦有相長之義也

**註翼**張彥陵曰禮後乎是悟語不是問語○子夏不

顧麟士曰豈獨夫子言後素時思量未到連子夏問

為絢亦本無是解故見引觸之妙大抵子夏子貢兩

章皆是逐層生出呂晚村曰子夏因夫子一箇後字

悟到有本有文自然之理正見理之精微未嘗以禮

為忠信之薄也錯會此意于是牽連上

兩節亦是憂世救俗之旨失之誣矣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知陵證也證驗文典籍也所以

載不此禮也獻賢也此所以識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

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

能取之以證吾言矣胡期僊曰禮就制度文為上言

考特有關耳蔡虛齋曰意若曰使文獻不足非全不可

取以為徵而二代之禮不至於遂泯滅無傳矣深惜

其遂

**註翼**林次崖曰聖人志在述二代之禮與周禮並傳

也胡斐才曰或謂責備本朝之禮亡失將盡而聖人

微弱皆謬今按雖當時二代之禮亡失將盡而聖人

以聰明天縱之資加之以旁參博採于二代之禮意精

微及大綱節目皆有櫛柄在手只是至制度文為之

詳有不能不取證於文獻者而不信則國文獻不足不能

以證成其書也非無徵不信不信則民不從故聖人

雖能言之不敢筆之於書也又按聖人欲論著二代

之禮與周禮並傳者蓋欲以為百王損益之大法也

不但欲挽文勝之弊亦不但欲使知忠後之必以質質後之必以文文後之當復用忠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反○趙伯循曰名匡唐河東人金仁山曰說具春秋纂例朱子載其言於

或問而入其要於集註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

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

配之也李岱雲曰引趙氏一段明禘祭之制中村氏曰始祖所出之帝不是必始祖之父始祖以

上為帝者是也朱子曰設虛位以祀之許白雲曰禮家言五年一禘蓋以三年一禘比例為說成王

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事見禮記明堂位及祭統篇故得禘

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

禮矣李岱雲曰序魯所以得禘祭之故原不重即魯祭非禮陳定宇曰失之於僭違不王不禘之

法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紆勿鬯丑亮之酒灌地以降

神也陶謹之曰禘禮九獻灌乃一獻二獻之始灌者君用圭瓚酌鬱鬯以獻尸尸灌地以降神為初

獻夫人用璋瓚酌鬱鬯以獻尸尸灌地以降神為亞獻朱子曰鬱鬯者禮家以為釀秬為酒煮鬱金香草

和之其氣芬芳條暢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

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居隘怠而無足觀

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

失禮焉故發此嘆也陳定宇曰僭禘元已失禮既灌懈怠為又失禮○謝氏

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

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吾觀周道幽

厲傷之吾舍上聲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

衰矣以上並禮運文孔穎達曰言觀周家文武之道以經幽厲之亂傷此禮儀法則無可觀瞻唯魯國稍可吾捨此魯國更何適之而觀禮乎○言子孫不能承奉興行周公之道程子曰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蔡虛齋曰考之當今又如此註云魯事非也須兼周與魯言謂考之周則為幽厲所傷考之魯又有所謂之僭也今按謝氏據禮運為與前章一時之言

**註翼** 蔡虛齋曰禘魯之禘也既灌而往寢以懈怠魯之君臣也凡祭皆然不獨禘也而夫子獨以禘為言豈非以失禮之中又失禮故耶陸稼書曰若專主譏魯僭禘說則豈必待既灌而後不欲觀耶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

足以與去聲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先王就周家制禮者言黃勉齋曰子孫不敢忘其所自來而祀以報之是謂報本思其祖父亡矣遠矣不可復見矣而追以祀之是謂追遠報本追遠而至於及其祖之所自出是其用意甚深而非淺近之思也報本追遠之深則非仁孝誠敬之至者莫能知莫能行也○真實無妄者謂之誠主一無適者謂之敬李岱雲曰按或人不是問禘之制度儀文却是問禘之說這所以然底說話自是深遠故註以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一意字以釋之輔潛庵曰仁者孝之本孝者仁之發誠者敬之體敬者誠之用今按仁孝誠敬以德言揚齋謂仁孝以事言誠敬以心言非周聘侯曰先王惟仁孝誠敬之至纔能見到這裏故有此禘後人見到此處亦必仁孝誠敬之至胸中有此一段道理與先王默相契合確知其當如此胡斐才曰此另一意故以又字相列之自非正旨即後明前說而不及後說可見

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

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輔潛庵曰言如視此掌之  
 明白而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  
 容易也  
 下不難矣林次崖曰知其說是不比尋常知陳北溪曰  
 此是最大節目難明處既有以明之則其他無有不  
 可明者矣最疎遠難格處既有以格之則其他無有不  
 不可格者矣所以於治天下不難也亦猶至誠感神  
 矧茲有苗之意祭虛齋曰言天下之理無所不明吾  
 心之誠無所不格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註翼** 翼註曰說字深看禮文禮器之外註中二意  
 乃夫子不告本肯勿入口氣李毅侯曰不知也

二字講處不可寥寥蓋此正夫子之善言禘也胡期  
 僂曰於作治字看吳蘇右曰此節重不知句知其說

二句正見禘之難知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兼考姚言祭神祭外神也朱子曰

天地山川社稷五祀之類○此孔子在官時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李

雲曰按誠只是一般樣誠但祭便是慈愛惻怛意思  
 敬便是嚴恭儼恪意思孫詒仲曰祭神一於敬而已

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極其誠之謂也

**註翼** 中村氏曰如在者門人形容夫子祭祀之誠意  
 之詞但如字還屬夫子謂其祭不在如事在也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音紀身也當

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

如在之誠故雖已音以過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



也吳孫右曰觀其不與祭而心之歉然者如此則與祭而如在者可知輔潛庵曰有故謂疾病或不得已之事吳孫右曰不得致其如在之誠勿入○范氏夫子口氣今按攝假也缺然心不自足貌

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莊皆必見所祭者誠之

至也七日戒三日齋記防記文戒即散齊如不飲酒祭義所謂見其所為齋者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

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

無其神可不謹乎輔潛庵曰郊廟所以極言平外神與先祖也饒雙峰曰范氏意是說

有此誠時方有此神若無此誠則并此神無了不特

說神來格不來格也陳定宇曰有其誠之誠專指誠

敬之實心言非但指誠實之實理言蓋古禮所祭未

有不合實理之神陳北溪曰三日齋七日戒以聚吾

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吾不

必自有來格底道理今按章內誠字總指實心吾不

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輔潛庵曰禮為虛非言雖使人攝祭其心未嘗祭者以如在之誠是實

禮是虛文人纔代得也

註翼盧未人曰如不祭無先祖外神李岱雲曰按此

其人誠敬不至即至矣而我未得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程林隱曰親室西南隅為

奧吳孫右曰占者為室戶不當中而近東故西南

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

祀門孟夏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

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陞  
 刑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汪武曹曰禮書云周官雖天子只五祀儀禮雖士亦五祀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則祭法所云非也至所祭之地經無明文鄭氏則謂皆祀於廟然鄭氏註周禮宮正又言祭社稷七祀於宮中與前說不合馬貴與謂廟所以奉祖宗不當雜祭他鬼神則所謂奧者不在於廟而在其所居之室矣祭虛齋曰蓋以其本所非可以展盡禮儀地場故復迎尸而祭於奧以成禮也饌雙峰曰止祭於奧又非神所栖故兩祭之以盡求神之道也金山曰古者祭必有尸蓋使生人服鬼神之服居鬼神之位使鬼神馮之而饗飲食也朱子曰竈陞想見是竈門外平正頌樂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李岱雲曰按五祀皆有用心之時時語偶舉竈說耳五祭

皆更設饌於奧以迎尸則五祀各有主神而與雖尊地不過空位今人誤以奧為尊神者非中村氏曰非祭之主謂非祭之所專主與上主字不同陳定宇曰奧乃一室中最尊處五祀皆迎尸於奧雖有常尊然戶竈之類乃祭之主而與非祭之主也以奧之尊見竈為卑賤夏屬火竈以火變夏祭主之當夏之時用夏之事祭虛齋曰君雖尊而政柄非自己出猶與有常尊而非祭之主也臣雖在下而秉國之柄猶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也今按阿隨也諷微加曉告也

**註** 蔡虛齋曰他是見夫子事君盡禮也便以私心窺夫子說是媚君以求進而於己反不見有親附之意故有媚竈之問也吳孫右曰問答之意俱只間間說正意在言外李岱雲曰此處與其寧字與前與奢寧儉字義不同那是不得已而姑取之辭此是酌量而得勝筭之辭此處何謂亦與他處不同他處是不知所謂而詢之此處是見必有所謂而諷之也吳孫右曰賈欲孔子附己也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祈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與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

罪於天矣豈媚於與竈所能禱而免乎中村氏曰天即理也以下

皆論夫子主意非謂語氣如此胡斐才曰註即字最精今按存疑謂有病大謬盧未人曰天即理謂天者

理而已矣非以理字當天字看天對與竈還是蒼蒼之天胡雲峰曰纔說媚字便已非理非理則獲罪於

天矣朱子曰獲罪於天只是論理之當否不是論禍福又按獲罪於天謂為天之罪人也縱得祿位亦是

罪人也故曰不論禍福蒙引說誤武曹謂言但當順有理非吳蘇右曰禱求也所轉禍為福也

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與也謝

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

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遜順也無所激觸也

只即禱祠而論之不關著王孫賈事故曰遜而不迫真西山曰使賈知此意則必惕然自省平日所為

此理得罪於天者已多是乃開其悟悔之機也如不知此意亦不至觸之以招禍其言渾然圭角不露此所以為聖人之言又按其言渾然謂只在時語不關著賈與己也武曹之駁未當

**註翼**朱子曰不然者謂媚與竈皆非也鄧雉千曰然也是也真西山曰程子謂讀論語者要識聖賢氣象如此章之類優游玩味則氣象可見矣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反○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

而損益之蔡虛齋曰此禮字指制度文為言虛未人謂視其過而損之視其不及而益之損

益非損其忠實之過益其文之不及也時勢既殊情俗日變有行于古不可行于今則當損有可行於今

未嘗行於古則當益郁郁文盛貌禮制盡善此文字乃是活字

盧未人曰文質彬彬是也非以文字對忠實言呂晚村曰文是贊美之詞非文質之文也翼註曰文盛貌

咸字與勝字不同今按武曹謂似未是○尹氏曰三代之

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胡期僊曰周兼文武周公時言呂晚村曰此與中庸為下不倍章不同蓋不倍所謂從周者只

說導時王之制此節正言周時禮制之盛耳○周禮

之所以盛者以其監於二代之故但至末流其意漸

失則夫子當時之文非復文武之時之文後生未學

便有擬議先民之意夫子正謂周制本盡善但人自

未之從耳○文勝之文非監二代之文也因文勝而

思返質是直欲去文更非夫子本懷從周從先進意

陶謹之曰夫子平日持身涉世刪定纂修俱是從周實際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鄰人之子知禮乎入大

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音泰鄰側留反○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

之時入而助祭也鄰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

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去聲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

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敬謹

所以行禮而每事審問為敬謹之至故夫子所以謂即此便是禮也○尹氏曰禮者敬

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

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敬謹之心禮所以行苟無此心則禮不虛行故

禮以敬為重禮者敬而已矣以所重言也蔡虛齋曰雖已知其禮而未親其事故自須問在他人則或果

未知或既知便臨時不問此夫子所為敬謹之至

**註翼**呼鄰人之子或稱鄰人之子知其為少賤之時○

事字兼器節文二義呂晚村曰是禮也言每事詳慎正是禮當如此我亦行禮云耳乃辨明禮意以教

論語八佾

九

九

或人非自解知禮也是字直指敬謹之意禮字只在道理上說不在自己身上說則辨明處仍是凜然敬謹之意周聘侯曰或人以問為不知禮則必以自矜其知為知禮遇事不問凡事冒忽過去不知差錯多少事况禮以敬為主一不敬慎此禮根原已失關係甚大故特以是禮告之所以示或人以禮亦所以告天下也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為去聲○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陳定宇曰侯張而射之者也許白雲曰天子三侯虎熊豹諸侯二熊豹大夫麋士豨九侯皆以布為之形必方大射之侯外一分以其名之皮飾之虎侯用虎皮熊侯用熊皮其中三分之一又用其皮綴於中為的故曰棲皮為鵠也蔡虛齋曰是以大射之侯言又有賓射燕射科等也

等階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去聲而不主於貫革

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樂記武王克商

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朱子曰射之本

革只是大射之禮主於觀德却不全是裸服肱決射御底人只要內志正外體直取其中不專取其力爾謂起而伐紂者皆散而歸民鄭康成曰郊射為射宮於郊也孔穎達曰天子於郊學而射所以擇士簡德也貫革之射所謂軍射也此既用禮射於學故貫革之射止息也中村氏曰特舉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武王之事以明此章之義耳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吳蘇右曰晚周之時禮射廢而皆尚力不尚德矣故發此歎馮琢庵曰德力異○人尚即王伯分途之機今按稼書謂歎世亂稍差○揚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上聲而至聖人言古

之道所以正今之失陳定宇曰與古者言之不出皆

按今之失指尚力言稼書誤

註翼夫子之時人爭尚武射而不知有禮射也故夫

氏操言引解集說輩從之誤吳孫右曰主字可玩未嘗以貫革為非但不主于此耳胡期僊曰為因也翼

註曰古之道泛說不必指定周初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告朔之禮古者天

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

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蔡虛齋曰

二箇月也月朔每月之朔也○舉朔以該餘日也許

白雲曰古者以竹簡為書蓋十二月作十二簡故每

月至朔日告廟請本月之簡而行之朝廷及國中

周禮疏謂朔者以十二月曆及政令若月令之書藏

於祖廟朔月用羊而受行之公羊傳註藏于大祖廟

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而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

朱子曰特羊乃專特之特非牛也蔡虛齋曰天子諸

侯皆告朔而註只言諸侯者此章為魯事而發也

餼生牲也蔡虛齋曰有司備之則生未魯自文公始

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許白雲曰

告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視此朔之政謂之視

朔中村氏曰視朔與告朔本不同文公六年始不告

朔至十六年又始不視朔集註依

舊說兼并言之也今按供設也

註翼湯若士曰子貢當時無因革之權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

四書輯疏 卷七 論語 八佾

猶得以識之陳定宇曰識音志記也記其為告朔羊

也而可復也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

惜之李岱雲曰須知子貢欲去亦無甚深意不過見

復禮上去一自夫子以愛禮點他愈見得他意思狹

擊至謂其愛羊為貨殖之見亦太看壞子貢諱不

自可去此却是告朔之餼羊關係得大子貢但無

政重天子也告大廟重祖考也脩月令之

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

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

惜之也陳定宇曰朔受之天子藏之祖廟一禮行而

出君親見此禮所關之大故聖人深為愛惜

註翼許白雲曰兩其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黃氏曰名祖舜字繼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

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

明禮之當然也朱子曰如拜下禮也今拜乎上而孔

盡者在禮之內加者在禮之外加則為諂矣趙格庵

曰當時君弱臣強事上簡慢反以為諂林次崖曰聖

人曰盡禮非但明己之志實以救當時之失也

○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小人以

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

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

見李岱雲曰外註引程子只是要入識得聖人氣象今按宏廣大也

註翼胡期僊曰詔越分求婿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君言

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者各欲自盡其道而已○呂

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

禮患忠之不足陳定宇曰此交互言之不責人而責己各盡所當然所以足上正意也今

按不患以所易言患以所難言上忠字待之尹氏曰

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陳定

宇曰尹氏加一則字以此章為定公言警君之意也若為臣言則君雖不以禮臣豈可以不忠今按君臣合則留不合則去雖非若父子之必不可解然亦是天性義合而不是假合者也故人主善遇之則臣下亦能盡心道理是如此

註翼陸稼書曰使不是役使只作服馭看馮厚齋曰

以欺當盡其心李岱雲曰禮忠俱要兼內外說情文兼至纔盡得禮字心職兼至纔盡得忠字何此瞻曰

仗節死義特忠之一端近專以此作忠字正解偏矣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洛○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

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輔潛庵曰失其

正以理言也害於和以氣言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



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  
 有琴瑟樂之小者鐘鼓樂之大者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  
 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  
 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后妃之德宜配君子  
 此句叙關雎之所以作而據已得之後言耳虛齋重  
 看非是胡桐原曰詩集傳以關雎為宮中人所作蓋  
 其欲得賢妃以配文王方其未得也寤寐反側以致  
 其憂思之深矣然未至悲怨則不傷也及其得之也  
 琴瑟鐘鼓以宣其和樂之至矣然未至於沈湎則不  
 淫也李岱雲曰非謂樂本淫因后妃之德而不淫衰  
 本傷因后妃之德而不傷也蒙引存義單貼后妃之  
 德說非是胡雲峰曰蓋樂不淫哀不傷是詩人性情  
 之正也輔潛庵曰哀樂情也未發則性也由性之正  
 故發乎情亦正蔡虛齋曰此據詩而言性情畢竟是  
 有人方有性情即便詩人性情之正故發於詞氣  
 聲音者如此吳蘇右曰夫子舉詩人性情之正欲學

者識之而知所興也又按宜其憂其樂其辭其音  
 五其字指關雎其正其字指性情其性其字指詩人  
 撮言引解說未是當時聲音  
 猶未亡故夫子兼音言之

註翼

李岱雲曰按夫子明提出關雎二字則是論詩  
 而非論文王可知李氏曰推本其所從來自是

被文王之化者深但詩中無此意黃勉齋曰先生晚年再改削集註止於此章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  
 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子魯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

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陳定宇曰樹植也李岱雲曰各樹其土之

所宜木虛齋謂未必舉天下之諸侯皆如此且謂魯人用栗在齊在楚未必皆以栗此泥於各樹一各字而妄論也宰我既鑿然謂夏以松殷以柏周以栗亦必有所依據豈至並不知各樹之非松非柏非栗而

妄言之哉愚竊意各樹其土之所宜木各字緊貼夏殷周說其字緊貼安邑毫都與豐鎬說蓋夏都安邑宜松因樹社以松冷天下諸侯之國必皆樹以松從安邑之土之宜也殷都毫宜柏因樹社以柏冷天下諸侯之國必皆樹以柏從毫之土之宜也周都豐鎬宜栗因樹社以栗冷天下諸侯之國必皆樹以栗從豐鎬之土之宜也亦如文質三統之類一王代與必示更新之意豈有天下諸侯之國此樹松而彼樹栗紛紛雜亂之理哉況周人以栗魯去豐鎬甚遠而亦樹以栗則非各國不一其樹可知矣此雖小義然亦可以不解問不知以木造主還便以樹為主朱子曰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為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輔潛庵曰朱子又嘗取沙隨程氏說戰栗恐云古者社以木為主今以石為主非古也

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音余邢氏曰曰周人以栗者欲使其民戰栗故也輔潛庵

曰行軍則載社主以行弗用命則戮之於社也

註翼

社土地神主也問社問所以立社之義也張包周鄭諸本皆作問社先儒用古論之文作社者益恐人錯解為宗廟主也陸稼書曰按或言后或言人宰我特因常稱以為辭非如春秋書人書爵之例以此推尊夏王取損湯武也皇氏曰曰者謂也朱子曰宰我解周人以栗之義鄧雉子曰夏殷二句亦只因周社追遯帶說自當以周為主故獨申解周所以用栗之故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扶又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五

去為民祈報此立社本意宰我樹木取義之對不但非立社本意且將啓時君殺伐之心故曰又啓陸稼書曰蒙引存疑似以非立社之本意句專屬上三句以啓時君殺伐句該下一句看來未是○非立社之

本意原包四件但格殺伐意尤重故特加一又字抽  
出言之翼註曰集註非本意及格殺伐俱不入夫子  
口氣若入口氣又是說之諫之答之了今按歷數也  
孔子以下以夫子意中所言正不說之說不諫也  
之諫不答之答也故曰深責之蔡虛齋曰往者既  
不可咎來者其可以不謹哉故曰欲使謹其後也○  
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  
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輔潛庵曰莊子書有標  
社漢書有粉榆社皆是

以木名社也今按取義於木指使民戰栗也

**註翼**

孫潛村曰三句是大概說亦未必直斥宰我其  
意則為此而發說統曰業已就曰成事已過曰  
往林次崖內就其答哀公之問言之亦是事也宰氏  
曰說只是陳是非諫便是要匡救答便是痛責其愆  
過矣亦有淺深吳蘇右曰成事不說說之無益也下  
二句做此周聘侯曰成事固不可說即事未成而勢  
已遂亦不可諫若既往則更不必外矣一句語意重輕如此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去聲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

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去聲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

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局是格局量是分量以體言

言機樣也以用言卑賤也狹隘也李岱雲曰看來  
正身修德致主王道都該在大道一句內蓋大  
學之道原該格致誠正修與齊治平之事許氏謂他  
只是格物致知工夫未到見理不明故為所不當為  
徒責他不能格致其實管仲豈但知上欠缺他亦並  
無誠意正心之功註不能正身修德是暗包格致誠  
正四節工夫在正身修德四字內其著不知聖賢大  
學之道一句於故局量褊淺二句之上者以他不知  
聖賢大學之道則門庭先自錯了何由造成大器自  
局量褊淺規模卑狹矣這知字只如知所先後之知  
金仁山曰不能正身修德是指局量褊淺不能致  
主王道是指規模卑狹處許白雲曰所謂致主於王

道不是要管仲輔齊桓公為王只是要教他行王者之道吳蘇右曰器小只就局量規模上見若照註說破則或人不必問矣

**註翼** 陸稼書曰器小二字夫子斷盡管仲一生心術子與氏終身薄管仲不為論蓋本此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焉於虔反○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中村氏曰儉則

近於器小者蓋當時人視管仲甚高故聞夫子之評怪問不已儉乎二字亦非實見管仲有儉處而舉之只是存疑以三歸臺名事見反形旬說苑劉向說苑攝試問之耳

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

其侈皇氏曰大夫稱家大夫之臣曰家臣家臣謂家相邑宰之屬也許白雲曰大夫采地少祿入不多故家臣一人兼管數事今按具共置也備也侈者因物而張大之名盧未人曰三歸官室之奢也官事

不攝祿食之奢也

**註翼** 吳蘇右曰器小二字是管仲一生定評自本至末都括盡了但未嘗有所指或人求其說而不

得而以下兩項解之奢而犯禮夫子不過隨問隨答非用以解器小也朱子曰奢與犯禮便是那器小底

子影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好去聲坫丁念反○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中村氏

一轉了不復與器小之意相干朱子曰世方尊管仲之功而不取議其失故以為凡管仲之所為則是禮之所存矣又方文勝故徒知儉而不及者之為非禮而不知奢而過者之尤失禮也呂晚村曰或人認差

禮字只作冠冕迂濶等字。屏音謂之樹塞猶蔽也。設看所以即將不儉為知禮。屏丙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趙格庵曰古者未必用板或用土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好謂好會諸侯相也。坵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鄧雉千曰坵即置酒爵為之。或云以木為之。或云恐是瓦器未詳孰是。皇氏曰兩楹者古者屋當棟下隔之棟後謂之室棟前謂之堂。假三間堂而中央之間堂無西東壁其柱盈盈而立故謂柱為楹。○初主人酌酒與賓曰獻。賓飲獻畢而酌與主人曰酢。主人飲酢畢又酌與賓曰酬。許白雲曰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酌與賓於坵上。西階上拜主人作階上答拜。賓於坵取爵洗爵酌以酢。賓答拜。○列國之君九有好會主國之君延賓升堂以爵勸酒。獻酢畢覆爵于坵上。今按坵上所覆獻酢二爵而註兼酬言之者蓋以酬者獻之屬也。皇疏云飲酒行獻酬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其酒爵於坵

上亦是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扶又反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其音深所謂不知聖賢大學之道不斥指也。中村氏曰小器之所以致主於王道者是也。學之道其所以小只是謂器之所以致主於王道者是也。曰夫子雖不明言器小乃就奢僭兩端便見得器小處奢僭不能盡器小之意便器小中之一事能盡大學之道自然器大胡氏曰奢者器之小而盈也犯禮者器之盈而溢也金仁山曰奢而犯禮之事聖人只

是答或人儉禮之問非正指小器而言然就這上面  
看亦可見得器小形見處故程子特指此以曉人而  
管仲所以為器小者益覺分明此乃程子說得有功  
處故朱子曰當深味也又按奢而犯禮奢指二節犯  
禮指三節無此蘇氏曰名軾字子瞻號東坡宋眉山人自修身正家  
失總指奢僭

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  
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揚子先

村氏曰揚雄語便是論夫子器小之言之說也金仁山  
曰規矩準繩惟其自盡方圓平直之理故足以為天  
下之方圓平直若是四者自有偏斜歌曲則何以能  
治天下之方圓平直哉今按本以在于己者言及以  
施于物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  
者言

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左傳傳  
年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今按嬖  
賤而獲幸者流派所出為宗不宗謂不受命也楊

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  
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  
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  
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

為去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李氏曰夫子大管仲之  
仁二章來是就春秋時不可少管仲之功而仁之也  
其實功只是器做出來底安有器小而功大者朱子  
云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為驚天動地○只為他本領  
功大即如曾西說功烈如彼其卑亦是小底意思揚  
氏註不得誤看朱子曰恐混為一途之下少些曲折  
蓋當時人但見有箇管仲更不敢擬議他故疑器小  
之為儉又疑不儉之為知禮輔潛庵曰以器小為儉  
退一步以求其美也以不儉為知禮進一步以求其  
美也一進一退而終欲成仲之美蓋當時道學不明

功利是驚人已眩惑於管仲之功而不敢議其失矣  
今按略法也詭遇御者廢法而與禽遇也譬之不由  
道而謀利計功也為之範御車合法度也譬之正義  
明道也胡宜齋曰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或  
人宜不悟管仲之器小也朱子曰如蘇氏說見得不  
知大學本領所以局量褊淺處如楊氏說見得不能  
兼二說看其義方備

**註翼** 馮厚齋曰夫子此章不與仲深矣後百年而孟  
氏又斥之以曾西之所不為天下後世始知有  
王佐事業而仲始卑霸圖始陋向微  
孔孟之論天地之正誼或幾乎熄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  
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語告也胡桐原曰不待其  
右曰語以調大師樂官名吳孫右曰邢疏猶周禮之  
和音節之法

官之長掌教國子六樂六舞等必有目者為之  
大師又是擊人之中樂官之長胡期僂曰名擊  
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四書鏡曰衆音皆備之  
謂合汪武曹曰翼註謂  
翕如舊說八音齊作也看來太淺無味云云困勉錄  
謂此說看翕字最好愚謂八音齊作乃是正解何謂  
太淺從放也故手大作也純和也若出一音朱子曰  
無味從放也故手大作也純和也若出一音朱子曰  
更無一皦明也陶謹之曰若金音還是  
聲參差皦明也金音石音還是石音  
也彼和互相起伏成樂之一終也盧未人曰一奏為  
成九奏為九成

○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  
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  
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  
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合也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

曰釋如也以成中村氏曰五音五聲也六律兼六呂聲有高下清濁故聖人括之宮商角徵羽之五音則各有高下清濁故聖人又括之以黃鐘大簇等之六律宮商角徵羽次序以其分數之多寡言宮最濁商次濁角徵清微濁微稍清羽最清濁者低清者高十二管長者聲濁短者聲清今按濟相助也無相奪倫不錯奪倫次也以釋如以成為一句非以以成專綴於釋如下也

註翼朱子曰味其語勢蓋將正樂而語之之辭虛未人曰此章首句言樂之節奏可知下是詳言其

如純如略有後先純如皦如皦如只一時無後先翼如純如略有後先純如皦如皦如只一時無後先翼

只就純如中而形容之蓋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和則聲音之妙已具此矣但彼此若相奪倫則只是失之混同而不可謂之和故皦如是形容其和之不相亂處若宮自宮而商自商則又是過於分曉而亦不可謂之和故皦亦只是形容其和之不相問處若離却純如只要皦要釋則明白處已是相反連貫處已是不清纔皦如中又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胡桐原曰封人周官名掌為畿封而疆人皆典封疆之左氏傳所謂穎谷封人祭封人蕭封在邊邑者也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胡桐原曰封人



非若沮溺之狷介自高矣。自言其得見君子之多，則所聞已不淺狹矣。雖其見聖人而請問之辭不傳，然亦深得其大致。則賢者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

然李岱雲曰：君子至斯二句，辭氣溫厚和平，全是冀望聖人許見之謂通，使得見曰從者。見之意稍涉揚詡則非矣。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見之，許其見而封人見之也。

欲速貧是也。家皆以喪為斯文之喪，子獨以為失位之喪，何也？朱子曰：此劉侍讀之說，而蘓氏因之。木鐸得其指矣。張德庸曰：喪欲速貧，出禮記檀弓。

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皇氏曰：鐸用行武教，則用銅鐵為舌，若行文教，則用木為舌，謂之木鐸。將行號令，則執鐸振奮之，使鳴而言所教之事。

也。故檀弓云：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講新。又月令云：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是其事也。今按警戒言亂極當治，去聲。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也。教也。

不久失位也。盧未人曰：為木鐸是行道，以覺世之昏迷之意，非謂夫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

輔潛庵曰：聖人德容之盛，觀人之贊，夫子則因所見以驗所聞，即其已然而得。其將然不惟有以見聖人之當乎天，而又有以知天之不能違乎聖人也。其得於觀感之際，可謂深矣。豈他人所能及哉？或曰：木鐸所以狗于道路，人書曰：每歲孟春，適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狗于道路也。

朱子曰：蘇氏以南北未嘗寧居，如木鐸之狗于道路，則亦恐未安也。

**註翼** 吳孫右曰見之以上見封人求見之誠出曰以

行門人蔡虛齋曰何患於喪乎謂無患夫子之喪也其喪亦不久矣朱克升曰天以天意言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王樂** 許白雲曰古者帝王得天下必美

者聲容之盛今按美只就聲容言不就功德言 **善者**

美之實也只是事 **舜紹堯致治** 去聲 **武王伐紂救民**

**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捐**

**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

**故其實有不同者** 蔡虛齋曰盡美盡善都是指樂言

遜征伐之事皆布在聲容之間而性之反之之德亦寓於聲容之表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朱子曰堯舜天

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反之也○反之者修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林次崖曰自其聲容而粗觀之却恁地好觀便是盡美自其為何聲為何容而細觀之則見一是捐遜一是征誅一是性之一是未人之規模自然不同所以有盡善未盡善之別也虛為聲容者皆雍容和平之極又盡善也武本是反之之德而成功又以征誅故所以為聲容者不免發揚蹈厲之美善皆兼功德俱與註相背今按紹繼也德有說謂美善皆兼功德俱與註相背今按紹繼也德有性反之不同其所為捐遜征誅之事者亦不同故註兼德言之 ○程子曰成湯放

**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成湯放桀于南巢

之誥文朱子曰放置也蔡九峯曰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若古朱子曰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

**註翼** 真西山曰聖人於湯武之事每微有不足之意如論樂則以武為未盡善論泰伯文王皆稱其為至德此非殷湯武也惜其不幸而為此不獲已之舉也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

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祭虛齋曰居上不寬則雖有條教法令之施皆在所不

觀矣臨喪不哀則雖有威儀進退之節皆在所不

聖人教人重本也四書家訓曰寬敬哀俱在言心本

也此寬厚之心恭敬之心哀戚之心由此行出來

即未必盡得其中而本實未撥猶有可觀不然縱上

有條教號令禮有威儀進退喪有哀麻哭踊皆為未

節失固失也亦失也雖欲觀何所據而觀之朱子

曰寬字難識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耳非廢弛

之謂也蔡虛齋曰寬者兼容包并之道為人上者之

本等第一事也李岱雲曰只寬便廣大不狹小寬便

渾厚不刻薄有了這寬便都見愛人意思中村氏曰

註本字以本領而言

**註翼** 馮厚齋曰居上謂凡居上者臨喪謂他人之喪

饒雙峰曰以字訓用謂用寬敬哀三者觀之也

陸稼書曰根本既差則其他雖有是處都不是了非

更有是處而不足觀也集註大全看得最妙存疑謂

只與其餘不足觀句同看非是今按

吾何以觀之哉甚言本之不可無也

里仁第四

九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

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

矣鄭氏曰里者民之所居也胡期僊曰二十五家為里俗吳豫右曰如士愿洛而人忠信家詩書而戶禮樂皆是今按美好也中村氏曰是非之本心謂人心本然分列是非之德○知其為美而又不處也李氏曰其為美矣不必謂既知其為美而又不處也李氏曰固無知其美而又不處一層然既有擇字在則所謂不處仁者分明有喜澆漓而惡醇厚就刻薄而避慈祥之意矣註故曰失是非之本心精言曰一事之昏正從全體之昏來故註以失其是非之本心解

註異黃勉齋曰道無精粗凡所當然無非道也居必擇鄉居之道也鄧維千曰古來善擇居者莫如孟母趙東山曰大意是言里仁有厚之俗則非但自己一人可成其德兼使一家長幼皆習於仁厚而不至偷薄耳張彥陵曰只重董陶成德者不必兼周恤說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音洛知去聲○約窮困也通義曰窮是不達困是貧窘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去聲而必欲得之也輔潛庵曰知者之利皆深喻篤好故必欲得之今按深知是一節篤好是一節欲得之是一節總是一節胡季時分三節看而不必欲得之是一節總是一節胡季時分三節看

是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吳可堂曰約與豐對樂與憂對對舉之互文也蔡虛齋曰約樂以所處之地言饒雙峰曰濫如水之泛濫淫如水之浸淫久約者為饒寒所逼而不能自守以至放蕩於禮法之外如水之溢出外去故曰濫久樂者為富貴所溺而不能自守不知不覺至於驕奢如水之浸入裏來故曰淫濫字是窮斯濫矣之濫淫字是富貴不能淫之淫陸稼書曰淫濫二字兼內外說今按註樂字亦以久字貼之可見本文久長一意

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蔡虛齋曰仁者知者

論語里仁

以人品言吳蘇右曰仁知對不仁看總是一仁翼註  
曰不可說壞知者仇滄柱曰知仁之界只在安勉上  
分○何謂仁心之天理是也安仁者安此天理利仁  
者利此天理饒雙峰曰安仁者心與仁一仁即我我  
即仁故曰其仁即仁者之仁也利仁者心與仁猶二  
於仁猶有間故曰於仁猶未是仁不過利於仁耳輔  
潛庵曰無適不然無所往而不安也不易所守知而  
弗去是也李岱雲曰無適不然則已不單貼在處約  
樂上無論動靜常變大小精粗謝註無內外遠近精  
粗之間正是此意不易所守亦自細密無論動靜常  
變大小精粗皆不易所守非僅處約樂不易所守也  
今按蒙引說不可用朱子曰深謂仁者淺謂知者吳  
蘇右曰只安仁則自然不淫不濫曰利仁則  
必不至于淫與濫故皆非外物所能奪 ○謝氏曰  
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去聲非有所存而自不  
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  
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

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  
仁則二饒雙峰曰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是說他  
於此處能理於他處或不能理惟仁者內面如此外  
面亦如此遠近精粗無適不然陳北溪曰內外以身  
分別內是裏面外是外面遠近以所在言近是目前  
處遠是千里之外精粗以事言精是入細底事粗是  
粗鄙底事今按間隔也輔潛庵曰存言其體理言其  
用知者有所操存其體斯不亡有所經理其用斯不  
亂仁者則不待如此一安仁者非顏閔以上上聲去聖  
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  
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朱子曰是到顏閔地  
位知得此味猶未到  
安處也輔潛庵曰諸子蓋指孔門羣弟子  
由賜以下諸人也今按卓高也越度也  
註翼 吳蘇右曰言不仁者之不可正以見仁之無不  
可也○欲人去其不仁由知者之利以進仁者

之安耳朱克升曰仁兼人心事理言李氏曰不仁者  
 三字中亦有許多等級只除了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外則皆是些不仁者矣即不可久處約長處樂中間  
 亦有等級在久約必盡久樂必淫非只一般也有淺  
 深粗細勿孟浪看過胡期僊曰者作人字看蔡虛齋  
 曰不可不能也問既是失其本心則便解濫淫而必  
 以久言之何故曰也有時下未肯恁地做底聖人說  
 話穩而今說道他不仁則約便濫樂便淫也  
 恁地底今按可見吳說非注意李岱雲曰自林次崖  
 謂此章專論處境處約不濫處樂不淫這便是仁集  
 註安其仁而無適不然利于仁而不易所守皆緊抱  
 上二句說後人宗之不知仁字極大安仁利仁內包  
 得處約樂若但安利約樂則離却約樂更將甚麼作  
 仁呂晚村亦謂知其非而又謂下二句脫離上文不得  
 講安利入玄微便與本音無涉此騎牆之見也安利  
 一句正不單在境遇上說可包得上文耳看安利入  
 精微豈反與本分無涉○仇滄柱只坐約樂看得大  
 了安利仁都外他不得不知那寂然不動與念慮初  
 發時皆有箇安利仁在也但謂安利於仁之後方可  
 處約樂則又分兩層須知安仁利仁內便有箇善處

在約樂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皆去聲○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

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言能好人能惡人者謂既無私

心而好惡又當於理也程子所謂得其公正即是此

之謂也朱子曰程子只著箇公正兩字解這處怕人

理會不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

而而今人多連看公正二字其實公自是公正自是

正這兩箇字相少不得公是心裏公正是好惡得來

當理○公是箇廣大無私意正是箇無所偏向處李

氏曰其用然後二字者是因程子公正二字平說惡

人不知體可以包用又或看做正公只一意故必得

然後二字乃分明又按○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如天

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

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中村氏曰每失其正不當於理也今  
按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謂心繫累于欲而不能克之故不能無私心也虛齋稼書之說不可從  
**註翼** 此章舉仁者之能好惡以勉人為仁也譚梁生曰唯仁者對強仁小仁而言非對不仁者而言胡雲峰曰須看能字好惡當於理始可謂之能不然非能好能惡也又按若滿乎好惡分量則進退賞罰固在其內然夫子口氣則似不必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朱子曰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惡是誠中  
形外過是偶然過差

**註翼** 顧麟士曰此亦望人之志于仁也不是泛論安無味矣朱子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親切做工夫底所以必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闊凡

人有志於學皆志於道也若志得來泛泛不切則未必無恥惡衣惡食之事陳潛室曰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人一心向東去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人亦然張彥陵曰今人不去理會志仁專謂惡根最深惡習難去而欲消磨之便是無頭學問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惡去聲○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盧未人  
不以道如孔子得衛卿貧賤不以道如孔子不得位之類胡期僊曰富貴不以道得如無功而受祿無德而居位貧賤不以道得如學成而人不知行修而人不我用今按勉齋以水火盜賊陷於刑戮之類為

貧賤不以道不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  
撮言引解從之誤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  
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陸稼書曰不處不  
上顧麟士曰審是審于將然之時安是安于已然之  
後吳蘇右曰審富貴者審其合道與否不是已知不  
以其道而又審也

**註翼** 楊江陰曰此章蓋力行之事一節密似一節一  
節難似一節若作現成語意恐非本旨今按陸  
稼書謂通章真氏分三節看饒氏似作二節看俱  
通呂晚村謂分首節為取舍下兩節為存養從真氏  
也今從蒙引二節為是首二節為取舍下一節為存  
養也陸稼書曰此章竊疑有精粗之分無內外之分  
自富貴貧賤取舍以至終食造次顛沛皆當兼內外  
說與安仁利仁不濫不淫一例集註亦未嘗有內外  
字唯大全朱子始有內外之說慶源輔氏又從而演  
之竊所未安蒙引謂註存養二字兼動靜言是矣而  
又謂通章有內外精粗之別不可解胡期僊曰富以  
祿言貴以爵言貧是無祿賤是無位李岱雲曰人字

下得本潤道字即是道理道字又按引解謂兩人字  
謂常人不可從許白雲曰兩去字皆當作去聲讀謂  
違去仁即下文違仁也俗作上聲讀者非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惡平聲○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  
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

成其名乎輔潛庵曰貪字正與審字相悖厭字正與  
安字相反審富貴而安貧賤則義理勝而

物欲不行必如是然後可以為仁不然則是自離其  
仁而無君子之實矣尚何以成君子之名乎陸稼書  
曰謂不處不去是仁可謂不處不去外無仁不可謂  
去仁即是違仁可謂貪富貴厭貧賤而去仁之外無  
違仁之事不可

**註翼** 蔡虛齋曰此以上皆就取舍大分言至於無終  
食之間違仁以下則為仁之功益密矣饒雙峰



曰是結上生下張彥陵曰此節是深著不處不去關係仁道之意胡期僊曰惡乎猶言何所冀註曰惡乎成名只是不名為君子耳非名譽之名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造七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之頃陸稼書曰終食猶須臾意

不必泥說造次急遽苟且之時薛方山曰造次對從容看見于任宜不暇顧意

朱子曰苟且是時暫處苟可以坐苟可立立冷此心常存非如大賓大祭時也顛沛傾覆流

離之際薛方山曰顛沛對安常看見于仁宜不能顧

且時否朱子曰此正顛沛之時蓋君子之不去乎仁

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下同之間而已也○言君

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下至於終食造次顛

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去聲明

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

矣盧未人曰無時無處通管全章不必分取舍存養

吳孫石曰富貴貧賤終食造次顛沛屬境所謂時

也處也不處不去無違必于是屬心所謂無時無處

而不用其力也陸稼書曰大全以無終食違仁為無

地事不然造次顛沛為無處不然看求三項內俱兼貧

賤是大關節處用力故云取舍之分明終食造次顛

沛是至微細處用力故云存養之功密交互意不重

蔡虛齋曰集註所謂存養蓋兼動靜言呂晚村曰終食

無違正是全體工夫初入頭人于取舍立得脚住纔

好講此節進步是本章之次第也若此一節工夫完

密則投之必千變萬化之取舍而無不自得斯其為

不處不去者又精密矣是總註圓義也今按分分列也

功功夫也密精密也明分明也然取舍之分以下是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註異 呂晚村曰此極言存仁功夫之密說箇密尚不此此是反面語法若謂君子專於終食遺仁猶云無頃刻離仁則終身存仁可知其曰造次顛沛又從終身所遭之適然尤易以離仁者言使人用其無滲漏也孫潛村曰無終食三句有以常變分者有以時地分者皆不如汪遠喜謂終食句統常變言造次二句則就其中最難者抽出言之說最為的當李岱雲曰看去仁去字便大段是與仁離了若違仁違字自下得續密凡一念之萌一私之動稍有出入存止則與仁隱然違矣盧未人曰違仁應上去仁言○兩個是字俱指仁言胡斐才曰顯與仁離曰去隱與仁持曰違兩必字是當下極力操存處與上句無字俱是著力字二於字訓在又按違背也註用去仁字粘連上節耳非正訓兩必字是著力語薛方山謬

好惡皆去聲○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朱子曰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資性渾厚成淵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羞惡之心較多聖人謂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又從而解之曰我意所謂好仁者須是好仁之尚惡不仁者須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好之篤惡之切非略略恁地知好惡底○顏子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惡不仁○皆是己身上事非是專言好他人之仁惡他人之惡不仁也饒雙峰曰好仁者於好上重惡不仁者於惡上重吳孫石曰出于天理之公便是仁出于人欲之私便是不仁○絕不仁在為仁上見故帶為仁說今按天下之物無以加之謂其注向之專凡論語里仁

可愛所以慕者無足以夾雜于其好仁之心也兩真知  
字解所以無以尚之不使加乎其身上也如字解尚  
事所以難得而見若說未有得如何又謂之成德朱  
子曰若真是好仁惡不仁底人已是大段好了只是  
未喚做得仁問是雖說是成德莫亦未是十全否朱  
子曰須已及六七分了盧未人曰無以尚不使加身  
是好惡到盡頭去處再無一毫不好不惡者故曰成  
德呂晚村曰成德之事字正指無以尚不使加身  
實用力工夫○所謂成德亦是用力之盡不使加身  
他自然如此與下節用力分別也○是成其好惡之  
德之人陸稼書曰是做成一箇人品了李依雲曰雖  
未與仁為一而已成德之事也中村氏曰註此皆成  
德之事二句此特說所以難見之意非夫子口氣  
註翼 未見願見之辭泛指世人而言不指及門之  
於仁者也許白雲曰其為仁矣此矣字不是句絕是  
引下文之辭故朱子作者字說如經史每以也字起  
下句一般字依雲曰其為仁矣人字多斷住講謂惡不  
仁者其所為已在於仁矣饒雙峰謂其是將然之詞

既惡不仁則亦將為仁矣意思甚差如此不但下句  
接不去則為仁是一番工夫不使加又一番工夫矣  
集註明云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  
不使少有加於其身矣字只作者字看一直說下或  
問己詳辨之胡斐才曰不使不仁者字指事言與  
上四者字不同李氏曰惟資稟本來不同故下手做  
工夫自別而及其成就亦微分矣存疑謂不  
指資稟者非又按不必如稼書兼造諸言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  
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  
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  
至之亦易去聲也許白雲曰此章三未見字不同前  
中未見謂無此事今按一旦奮然立志能好能惡也  
用力是用力為仁力不足謂力不足至於仁也蒙存

諸家俱誤矣是字指為仁而言不指仁言欲為仁則  
是為仁矣朱子曰志如大將一般指揮一出三軍皆  
隨只怕志不立○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了志  
之所至氣必至焉志立自是奮發敢為這氣便生志  
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真箇要求  
仁豈患力不足又按至之字指仁志之所至氣必  
至焉故真箇欲為仁則必能為仁而仁雖難能  
至之亦不難也撮言以無以尚不使加當之誤  
謹異 胡期僊曰一日自其始立志言今按用其力於  
仁能好能惡而為仁也未見力不足者謂未有  
力不足至於仁者也諸家多錯解讀者須明  
辨王漢槎曰此者字不作人字只作理字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  
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  
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

力於仁也 李岱雲曰分言之昏對明說弱對強說自  
不弱了今按欲進是用力於仁不能是力不能至於  
仁也胡期僊曰人之氣質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疑亦  
有昏弱之甚用力而限于力之不足者矣但我亦未  
之見耳其所見者類皆莫肯用力于仁耳胡斐才曰  
偶字只體貼聖人宛轉之神却必不泥中村氏曰註  
不敢終以為易是說其語意歎人之莫肯用力是說  
其主意此用力力字是指○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  
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  
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  
而歎息之也 仁之成德好仁惡不仁者學者苟能實  
可至於仁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則  
非仁之難成也既曰未見力不足者又曰蓋有之矣  
是反覆也歎息非指全章又按首節言用力於仁者

之難得引起下二節下二節言用力於仁者之難得  
由人不肯用力總見人當用力於仁不可以力不足  
自諉也

**註翼** 翼註曰蓋有之矣疑而未定之詞輕帶過今  
按我未之見也句內包人不肯用力之意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  
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

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陸稼書曰程註  
釋末句雖俱平說然意原重君子邊今按人之過也  
各於其類言人之有過各由君人小人種類之不同  
而有異也許白雲曰集註以失過二字釋經過字失  
是錯誤過是太過具此兩字方盡經中過字之義李  
氏曰觀過不是單取君子之過而觀之自兼小人在  
內然過中豈怕埋沒了小人之不仁但恐埋沒君子

之仁耳斯知仁句輕重自然適宜蒙引

體貼最細又按所以以下句獨曰知仁也

漢吳祐謂椽俞緇以親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過知

仁是也後漢書吳祐順帝時遷膠東侯相祐政唯仁  
簡以身率物吏人懷而不欺畜夫孫性私賦  
氏錢市衣以進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  
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  
性具談父言祐曰椽以親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過  
斯知仁矣使歸謝父還以衣遺之今按以親故受汗  
辱之名謂以愛親之故得私賦民錢汗辱之名也許  
白雲說不可曉是字指經文末句所言言如吳祐觀  
孫性私賦民錢之過知其有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  
愛親之心經文末句之意也

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

否可知也厚薄賢否雖善惡兼言  
然所重亦在善一邊

**註翼** 翼註曰夫子恐觀人者以過棄人非欲人以過  
自安也許白雲曰此章雖為觀人然主於教人

知仁也上言過各有黨是善惡對言下却專舉仁說  
 意或可見蔡虛齋曰此四句皆兼君子小人而言而意  
 皆重在君子○過以事言仁以心言朱子曰此仁字  
 是指慈愛而言○厚與愛必竟是仁上發來其苗脉  
 可見王觀濤曰過有二端有偶不及檢者有勢不得  
 已者顧不及檢之際本心之側怛發露最真不得已  
 之時迫切之情委曲可諒陸稼書曰不必說到周公  
 孔子之過蓋周孔之過原不可謂過也今按稼書只  
 就不及檢之過過說不是當從觀濤說又以孫性之過  
 為不及檢之過過亦不然孫性之過是不得已之過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扶

反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林隱曰事物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小者日用常行應事  
 接物莫不有當然之理蔡虛齋曰胡氏曰苟無平日  
 積累之勤必無一朝頓悟之妙必如顏子之見卓爾  
 曾子之聞一貫乃可謂之聞道不可淺淺看○聞字

兼行字言蓋既聞道則宜其無悖於道者矣故生順  
 死安輔潛庵曰生盡其順則死得其安饒雙峰曰人  
 不聞道則動作云為是非皆不知冥行而已枉在天  
 地間做人既聞道方知為子必不可不孝為臣必不  
 可不忠每事順理而行生既  
 順理則俯仰無愧其死方安○程子曰言人不可以  
 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發明人不可又曰皆實  
 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  
 以夕死為可乎朱子曰此間字是知得到信得及之義  
 得今按言死生大故也若所聞淺淺則夫子豈遽以  
 夕死為可乎程子二條所言死字一意許白雲說不  
 從可

註翼吳孫右曰此夫子甚言人不可不聞道盧未人

以深警不聞道者胡雲峰曰可  
 矣二字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七住

也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金仁山曰此志於

於道重故集註止言心欲求道李岱雲曰恥字在心

裏說朱子分兩樣謂有不能甘粗糲之食衣者有謂

也吃著得只怕人羞笑不如人者金仁山曰識趣謂

識見志趣也盧未人曰見之所及曰識意之所趣曰

趣李岱雲曰趣由于識故不但曰趣之陋而必曰識

趣之卑陋也今按卑賤也陋鄙惡吳孫右曰與之言

道必不能知其意味之美雖曰論道亦徒說而已矣

足與議哉張彥陵曰只是因其趣味未洽使兩不相

入耳胡期傑曰言不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

何足與議也朱子曰程子只於本文添兩字其味

衣食之美也人雖志於道心求衣食之美則道邊趣

味短衣食邊趣味長雖與議於道安能入哉故曰何

足與議也心役乎外比恥字進一步說

註翼吳蘇右曰夫子為志道者警朱子曰求飽與安

者猶有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

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惡焉

蓋其識致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之下矣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金仁山曰如比周比義射者比

化者皆必二反朱子嘗比其反皆毗志反如比死者比

因學者之問欲改未及○適專主也不問理之當否

謂春秋傳去聲左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不

理之當否執定比從也兼自然使○謝氏曰適可也

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平於猖

音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

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村曰無適莫而無義以主之必流於佛老之猖狂註中引謝氏說正見此意輔潛庵曰謝氏以適為可者謂其專主於可也適與莫相反既以適為可故以莫為不可也鏡雙峰曰老主虛佛主空自謂無所倚者似乎無適莫然無義為之據依故至於猖狂自恣許白雲曰他無所住只是要不着物舉天下萬物皆是累故必此心常是湛然無纖毫點染今按猖狂也心不能審得失之地謂之狂恣縱也應變酬酢萬變也君子之心果有所倚子謂君子之心隨義圓轉無所倚者也又按本文語氣一直說下而謝氏則重義上說故置之圈外

註翼 林次崖曰此言君子處天下之事心無私而聽於理也呂晚村曰於天下猶云凡事耳謂之天下者言無適不然與子張問仁章之於天下同非治天下服天下之謂也○義從事物見而其根具於心

○義之與此猶云唯義是從耳高其說者要將比字說得無意而自合渾化而無迹却正與聖人之旨悖矣陸稼書曰義與適莫大不同存疑謂義是物之權衡適莫是人之意見最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念不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程林隱曰以在心者言蔡虛齋曰仁義禮智得於天懷土謂溺其所處也今按存不使之亡失也懷刑謂畏法許白蔡虛齋曰已得所安而不能遷動也懷刑謂畏法許白者也今按溺陷于其中不能出也懷刑謂畏法許白常念刑法之可畏而自懷惠謂貪利胡期儒曰是戀守其身不至於犯之懷惠謂貪利人之所有九利皆施子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私惟利是務之謂○尹氏曰樂善謂懷惡烏路不善謂懷私



所以為君子苟安懷務得懷所以為小人樂善惡不

善苟安務得是心向利問樂善惡不善樂字何如李

依雲曰朱子解云猶好仁惡不仁則已將好字代了

可見樂字緊說不

要說向自然去

註翼 懷意蔡虛齋曰懷德之君子與懷刑之君子固

有高下懷惠之小人視懷土之小人又下一級虛未

人曰懷刑之心漸久則人欲日消亦終進於懷德懷

土之心漸勝則天理日微亦終流於懷惠若懷惠者

能反而懷刑懷土者能反而懷德則小人又未嘗不

可變為君子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上聲○孔氏曰名安國西漢人放依也○吳蘇右曰

之意黃勉齋曰謂之放則多怨謂多取怨蔡虛齋曰

無一言一動不在於利也

者認為怨他人故云多取怨是為人怨也黃勉齋曰

謂之多則怨之者不但一人而已四書家訓曰或

懷怨心或生怨言或圖怨報

○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

怨輔潛庵曰凡事須要自家安利則自然不恤它人

故必至於害人而多怨李氏曰程註下必字故

字推原多怨之由自確蔡虛齋謂雖不被其害

者亦自怨他看多字固好然畢竟是推一層意

註翼 呂晚村曰利字即與義字對凡計較自私作用

損人益己也

何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

讓者禮之實也蔡覺軒曰實字與文字相對發於辭

者禮之實也從事乎繁文末節而形於跪拜俯伏者

特禮之文爾林次崖曰蓋禮起於辭讓而升降揖遜

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為國乎蔡虛齋曰以禮之實心其行己也恭而無驕泰之病其養民也惠而無貪戾之失其使臣以禮而無惰慢之非則禮遜之俗成爭競之風熄於為國乎何有

**註翼**

此章重个讓字不重禮上猶言為人上者能務禮之實則其於為國也不難若無禮之實則為禮且不足而況於為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吳蘇右曰致君澤民之具也可知謂

可以見知之實吳蘇右曰進德修業之實也○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吳蘇右曰立與可知在己所可必者與否也

**註翼**

翼註曰此章以位與名平對俱就學者言總見君子之學務內不務外不以上屬任者下屬學者呂晚村曰只為人心皆向外求諸人故聖人于此等處皆引向裏求諸己明下兩不患所以截斷人心邪竇也張彥陵曰患與求皆學者精神所注從所立以為患即所為隱居求志是也不惟可以澹貪慕之思并可以療空疎之病從可知以為求即所為實大聲宏是也不惟可以去膾逐之想并可以治枯槁之習直執焰中清涼散也朱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猶云不怕無官做但怕有官不會做胡期僊曰不患是無憂惱意陸稼書曰知不但薦舉凡名譽皆是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荒故反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貫串將去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

之心渾上聲然一理而泛應曲當去聲用各不同此是貫

解義胡桐原曰渾然一理者純亦不已無毫髮之間斷在學者則為忠在夫子則為一在天地則為至誠無息也泛應曲當者酬酢萬變無不合乎理在學者則為恕在夫子則為貫在天地則為萬物各得其所也蔡虛齋曰聖人一心萬理之會也在心只一理及應事求事有萬殊則一理散為萬理矣今按泛普博也曲屈曲委細之義當謂不失其曾子於其用處蓋所泛應無不應也曲當無不當也

己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此是夫子告曾子之旨程

勿齋曰方其靜也統宗會元萬有畢該是之謂體及其動也泛應酬酢隨事發見是之謂用胡斐才曰其

用其體一其字指夫子程林隱曰一事自有一理故其用不同萬事只此一理故其體則一曾子只於逐事上格物致知之道理却於體之一處未曾知之○精察是格物致知之專力行是誠意以至平天下之事此一知字只是悟意初非對行言者朱子曰緣他但見聖人之用不同而不知實此理流行之妙故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倪仲弘曰荀子勸學篇真積力久則入謂真誠之積用力之久今按金仁山謂真實積累功力之久也非蔡虛齋曰將曾子果能默契其指有所得者將得乎體之一也

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註翼**許白雲曰一理貫萬事固是說事物雖衆只是處說須要體認得聖人之心全是理行出處全是道如此方是吾道一以貫之若只說萬理一原却只是論造化云爾與此章意不相似中村氏曰此道字以用言吳孫右曰吾道雖有精粗大小內外本末之殊然其所以為道者則一以貫通之不得其所以是置運量而自無一事一物之不得其所以今按一

一三之一件之謂指一理言之然不宜露張彥陵  
 王觀濤說不可從胡期僊曰之字指萬事萬物又按  
 黃際飛謂指天下事物之理未是揚齋從之誤虛齋  
 云貫之又不是貫道貫乎事也所貫者萬事也而萬  
 事之理本具一心甚明林次崖曰聖人之貫譬匣  
 中之鏡光明瑩徹物來畢照學聖人者譬如鏡為塵  
 垢所昏必待磨礱磨鏡者就一邊磨去磨了一路又  
 磨一路磨到盡頭然後一下全體通磨則鏡全體通  
 光其光明瑩徹自在是學者之一貫也又按夫子呼  
 曾子而告之所謂全體通磨也蔡虛齋曰如曾子一  
 唯之時正所謂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  
 體大用無不明而意誠以下皆一以貫之而無餘矣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金仁山曰此程叔子語乃  
 學者忠恕之正訓陳北溪

曰忠是就心說是盡己之心無不真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所真實者以及人物而已矣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

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  
 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陳定宇  
 曰借天

地之道之體用以形容聖道之體用輔潛庵曰一理  
 渾然而泛應曲當者聖人之體用也至誠無息而萬  
 物各得其所者天地之體用也○皆自然而然莫之  
 為而為故曰亦無待於推矣朱子曰自此之外固無  
 餘法便是那竭盡無餘之謂中村氏曰此字指一理  
 渾然而泛應曲當九字今按亦字緩辭湯齋說不可  
 從

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  
 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吳棫右曰曾子緣一  
 貫之道難說與學者

故借學者忠恕以形容一貫猶所謂借粗以形細也  
 陳定宇曰借學者忠體恕用之名以形容聖道之體  
 用朱子曰盡己推己皆是賢人之事但以二者自相  
 對待便見體用之意○恰如做底花形容那天然底  
 花蔡虛齋曰忠在心裏只是一恕則因外邊頭面不  
 同故不一饒雙峰曰盡得忠便會這一盡得恕便

會以貫之，以貫之，是自然底。忠恕，是勉強底。按一貫，忠恕雖有生熟之不同，然其體之散於用，用之出於體者，則一也。故曾子借粗以形細，欲人之易曉。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

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

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輔潛庵曰：此又獨舉天

殊之所一，一本者指用之出於體，謂萬殊之實出於一本也。一，一本之所指，萬殊者指體之散於用，謂一本

之實散於萬殊也。今按許白雲：道之體道之用，就夫子說，誤矣。汪武曹說不可從。又按此字指天地之體

用，應王誠無息，萬物各得其所，一以貫之之實，指聖人之體用，應一理渾然泛應曲當。蓋曾子以忠恕釋

一貫，移下一步說，故註以天地釋。或曰：中心為忠，如

心為恕於義亦通。朱子曰：此語見周禮疏。輔潛庵曰：中心為忠，謂中心所有本無一毫

之不盡也。如心為恕，謂如我之心而推之於外，無彼此之間也。心存於中，則自無不盡。如心而推，則自然及物。○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

遠是也。朱子曰：蓋是明道之說。第一句只是懸空說

是自然流出，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太極自然流出

來，不待安排布置。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是

聖人心中自然流出。與天一般，推己却要著力。○

如喫飯相似，以己及物，底便是我要喫，自足教別人

也。喫不待思量，推己及物，底便是我喫飯，思量道：別

人也。合當喫方始與人喫。饒雙峰曰：此先言仁，恕之

別且先教人識恕字之本義。然後言一以貫之之忠

恕與違道不遠之忠恕不同。許白雲曰：以己及物，仁

也。言聖人之事，推己至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

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

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饒雙

忠者天道也。忠者無妄。怒者所以行乎忠者。此以內而存心外而行事。分忠怒也。許白雲曰：此忠是心之全體。真實非獨未發。然乃怒之本。故亦可以大本言。○此字指天道。人道大本達道。皆是借用。非中庸本義。○此字今按程子此條發明。曾子之忠。怒就聖人分上說。與中庸不同。又按此條許白雲作四節看。揚齋分兩節。今從。又曰：維天之命於鳥。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怒也。北金仁山曰：後條叔子語。造化之忠。怒。陳無息。即天地之道之忠也。摘易二句。以言萬物之各得其所。即天地之道之怒也。焦漪園曰：命以一元主宰。言賽合註曰：命如命脉之命。非命令之命。今按乾道乾元之氣也。朱子曰：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蔡虛齋曰：如正月初一日漸漸變。至二十九日至二月。初一則前正月一月成。而化也。朱子曰：物所受為性。天所賦為命。○各正性命。各得其性。命之正。陳北溪曰：天豈能盡己。推己只是言其理。都一般耳。維天之

命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萬古循環無一息之停。只是一箇真實無妄道理。而萬物各具此以生。洪纖高下各正。其所賦受之性命。此天之忠怒也。今按程子此條發天地亦可。以忠怒言。以明曾子以忠怒形聖人之意。陳北溪曰：朱子謂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及至誠無息者。道之體。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等語。皆是祖述程子。此條而言。皆是即天地之道以形容聖人之道。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陳定宇曰：曾子之才。能告之。門人之才。未達。一貫。惟可告以忠恕。故曾子以忠恕告之。此所謂教人各因其才。所以曰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朱子曰：此謂中庸之言。欲學者之下學。半忠恕而上達乎道也。若此章之云。則聖人之事。而

論語里仁

非有等級之可言矣今按程子此條發明曾子告門人以忠恕形一貫之義非說忠恕有兩樣

**註翼** 問門人是夫子之門人否朱子曰是也皇氏曰何謂也門人不解孔子之言故問於曾子也顧

麟士曰夫子之道四字替吾道二字忠字替一忠字替以貫之字今按朱子謂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人之忠恕可見當主聖人言呂晚村說不可用又按顧麟士謂曾子初不與門人說破自然勉然之別可從陸稼書說不可從朱文炳曰一貫忠恕體用而已矣曾子於此著明之而於大學尤推廣之修身以上所以體此忠也一之所以為體也齊家以下所以行此恕也貫之所以為用也此一貫忠恕為聖賢相傳之心法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胡桐原曰精微曲折不待思惟而曉然於胸中也義者天理之所

宜謂天生條理利者人情之所欲謂人心私情○程

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

篤好去聲朱子曰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為小人之於利亦是於曲折纖悉問都理會

得故亦深好之呂晚村曰力行在篤好之後篤好又在深喻之後楊氏曰君子有舍

上聲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

惡去聲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

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輔潛庵曰彼君子

者蓋其心唯知義之不可違而不知利之為利故也

**註翼** 吳棫右曰此章言君子小人心術不同亦以嚴義理之防也盧未人曰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

今按虛齋謂就處事而言不是端辭則辭當受則受等則總是圈外註篤好後之事晚村說可見矣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省悉井反○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胡期僊曰思量與他一般吳蘇右曰玩註莫字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饒雙峰曰有精進工夫○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羨貪慕也甘厭也厭足於心也

註翼

問此言君子當反求諸身如此朱子曰然吳蘇右曰重思字省字俱就心上說尚未涉行上刀蒙吉曰克己而後能知人否則徇私心憑世眼賢否倒置亦美以見為哉薛敬軒曰思齊內省不獨見當時之人如此推之讀古人之書見古人之賢不賢亦然則進善去惡之功益廣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蔡虛齋曰表裏只一套事表一裏成套也蓋相發

明也今按若內則言下怡柔而不言幾諫此章言幾諫而不言下怡柔其言相須始明是所謂表裏也諸家或一幾微也朱子曰只是漸漸細密諫不恁峻直遂其己志也李袁一曰微詞以諷是幾來間而導是幾委曲轉移不令外人知亦是幾總是務得親從己而微諫坊記曰微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陳定宇曰所謂以下皆內則文下做此吳可堂曰下怡柔皆和順之意今按不敢唐突其親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胡期僊曰志是父母志向不從是不聽其諫今按謂非有直斥顯拒之形但微露之于志向也張彥陵曰幾諫即是敬不是到不違時方敬觀又字可見朱子曰侯氏所謂不違幾諫之初心者得之矣林次崖曰仍舊幾諫盧未人曰初諫而後不諫是違初幾諫而後顯諫亦是違須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又諫也吳可堂曰入納也真西山曰起者竦然興起之意今按孝是愛底意思勞而不怨張彥陵曰



勞猶苦也。擗之流血，不必用。今按薛包之被逐，王祥之掃除牛下之類是也。陸稼書曰：不怨，不是空空不怨。即所云負罪引慝是也。吳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

州閭寧孰與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他達反之流血

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陳天台曰：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二千五百家為閭。謂子恐父母不說，不敢孰諫使父母有過得罪於鄉黨。州閭謂鄉黨州閭

為州二十五家為閭，孔穎達曰：謂子恐父母不說，不敢孰諫使父母有過得罪於鄉黨。州閭謂鄉黨州閭

所共罪也。疾惡也。真西山曰：孰者反復純熟之謂。

**註異** 盧未人曰：此章言人子不幸當父母有過不敢直諫，又不得不諫，故始終諫諍始終婉順，既不

忍，拂逆其親，又不敢姑息其親。林次崖曰：曲盡人子諫親之道。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志井反曠而音問疎不

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胡期僊曰：遊外方，今按曲禮曰：九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陳天台曰：定以安其寢，省以問其安，曠，空也。音問，消息也。疎，稀也。又按語氣，自己之思親，說而歸重恐親之思我，惕齋謂以我之思親為主者，誤。

遊必有方，如己告云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

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輔潛庵曰：可而近遊亦當有方，李岱雲曰：若遠則難必其有定所而必至矣。今按蒙引以遊必有方亦為遠遊諸家

從之者，**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輔潛

與註矣。遠遊與無方皆非父母之所欲，於其子者，子能以

母之心為心，則自不到如此矣。今按孝字指不遠遊

與遊必有方，范氏此條指示所以

能至而不遠遊與遊必有方也。

**註** 錢雙峰曰：不遠遊是常法，不得已而遠出，又有

以不欲遠遊者是德麼念頭所謂曲體親心者其道安在不然雖終日與親周旋竟亦何益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己見賢編首篇此蓋複福音出而逸其半也重

也逸失也其半指觀志觀行二語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盧未人曰非徒曉得歲月幾多常知父

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

不能已者揚子孝至篇曰孝子愛日陳定宇曰愛日者懼來日之無多惜此日之易過而於事

親之道有不及也陸稼書曰註愛日之誠專頂懼來淺說如此

註翼張南軒曰以年之盛衰察氣之強弱而喜懼存焉亦人子盡心於其親之一事也張彥陵曰人

當中年以後曰衰一日而人子日事親側或至習而不察故夫子提出不可不知四字以儆醒之吳孫右曰上言親年當知下原其當知之故胡期僊曰年指年數多歷呂晚村曰喜懼原一時並集不分先後彼此一則以是一合急語非兩開轉語也蔡虛齋曰聖人意重在懼上聖人欲人之知懼者欲其及時奉養而不懈耳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反形句今之不然逮及也行去聲不及言可

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去聲此故也李氏曰其

當行之理說觀所以為此四字則知上句緊緊逼注下句全為一恥字者精神今按所謂言者仁義忠信之類非泛指尋常言語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

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

言之言之如其所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  
不易去矣而行之難也言古人之所以不輕言者以  
行之如其所言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以  
下就今人說發明以見今之不然之意

註翼 李岱雲曰按敏事慎言訥言敏行等俱是相對  
恥躬不逮故只去行不去言憤發有為都是恥字精  
神非勉强自勵也不出其言都是恥字愧勵非強閉  
不出也今按上句特為下句設註先解下句而後解  
上句其意可見吳孫右謂下句原上句意非又按夫  
子揭出一恥字以教人力于行也謂為輕言者警亦  
非胡期僊曰不出非緘默是不輕言也恥愧也躬身  
之所行王觀濤曰非真躬不逮而後  
恥即言之時已專慮在躬上去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聲○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侈然張大  
貌放肆也

逸也朱子曰此約字是實字翼註曰固不是豐約之  
約亦不是博約之約侈然自放縱肆不羈炫聰明才  
智無所不為的人約則與此相反寧拘無縱循規蹈  
矩不失尺寸故鮮失今按約字主事言不必如翼註  
罕皆主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儉去  
心看

約之謂專就用上說非失中之儉蒙引誤

註翼 胡期僊曰失是過差林次崖曰失是溢出於禮  
法之外李岱雲曰之字指所為之事而言李氏

曰朱子謂約只凡事自收斂吝嗇意又當放開此正  
論也又言老子約極至不肯拔一毛吝嗇之弊處也  
清虛寡欲吝嗇之好處也己自別意彼正是沒規矩  
準繩之約非聖人所謂約也蒙引謂約未必皆中庸  
亦禮奢寧儉之意者非是吳因之曰無浮暴於達人  
之繁而肆焉以為通則其所合於矩度者常多無自  
憚於名教之嚴而放焉以為適則其所遺於檢點者  
常少以能約者而才足以濟則敬畏之意益足以善  
用其所以能約者而才不足以濟則謹審之心猶足以維持其所短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行去聲○謝氏曰放言易去聲故欲訥力行如難故欲

敏胡期僊曰訥遲鈍意敏急速意盧未人曰欲訥懼其有餘有防守檢制之意欲敏懼其不足有奮勵

之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

人所記也輔潛庵曰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又以孝聞於聖門而此十章皆反身切己為孝之道

是疑其然也

註翼呂晚村曰不是贊君子之言行亦不是泛論言行之理是說君子存心如是則其功夫體象可知

麟知蔡虛齋曰欲君子自欲也顧麟士曰只是要得如此之意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胡期僊曰是假借字非譬喻今按借德不為同德同心相親附相夾持之人德不

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

鄰也孤獨也應物相應也從就也五家為鄰

註翼胡期僊曰此夫子示人以修德之應吳孫右曰勉人修德意朱子曰德不孤以理言必有鄰以

事言○此言有德者聲應氣求必不孤立與易中德不孤不同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色角反○程子曰數煩數也煩不簡也數密也事過乎其度之謂胡

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

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

反疏也胡斐才曰君友俱兼勸善規過說諫不行善不納時交互言之不必泥盧未人曰人臣

不可一諫塞責而遠去朋友亦豈可一言不入而遽絕哉須是反覆諫之而不聽至於煩瀆乃當自裁中

村氏曰為聽者所厭便是言者自輕處非兩時事聽者厭所以見辱疏也吳孫右曰諸說皆以言輕聽厭即是疏辱欠聽益聽厭是他心裏而疏辱則及于我者蓋心裏厭聽而疏辱所必矣今按瀆重複也厭惡也榮辱之對辱恥也親近也疏遠也求榮求親固事君交友之本意也求榮反辱求親反疏言君有過而諫之友有過而導之其意則雖善然苟踰乎其度則却失其事君交友之本意也非謂為求榮求親而諫導盧未人謂殊微有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弊者似不會此旨

其事同也

陳定宇曰大倫中以天合者皆主恩恩則無可去之理父子兄弟是也以人合者皆

主義義有可否之分合則從不合則去故君臣朋友之事同也

註翼

此章示人諫君導友不可踰乎節度也蒙引主見幾說近之若積誠感動善用其規之類是前一

層意耳非此章正面子游之意謂己積其誠已善其規反覆諫導而諫則不行善則不納則其義當去當止也豈更待何文定之說而後備乎余仁山說可謂謬矣



